



水

幻

终

南

王
渊
平

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南 终 幻 水

■ 王渊平 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幻终南/王渊平著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01. 1

ISBN 7-80605-905-9

I. 水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9724 号

水 幻 终 南

王 渊 平 著

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史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4 插页 350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80605-905-9/I·779

定价:19.5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720021)

引子

这是一个崇高的错误，一场荒谬的游戏。何岸望着波光粼粼的秋水，想起了“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浊”这句古诗……

第一章



春节前，杜康、何岸被任命为绛水乡正副乡长。就在他们兴致勃勃地准备走马上任的时候，乡上却出了事。

这天晚上，杜康到何岸家里找他，一进门就问：“你知道咱的党委书记关建堂出了个啥事？”

何岸放下饭碗，取了根烟递给杜康：“没听说呀，有什么情况吗？”

“是这样，人还没见，事就来了，咱的书记关建堂，现在正在绛水兽医站养伤呢咱明天得先去看一下。”

何岸一听，觉得蹊跷，忙问：“咋回事么？”

杜康吸了口烟，慢慢地说：

“具体情况我也不大清楚，光听说是被乡上一伙人打伤的，伤得不轻，住了几天院呢。”

“咱现在尚未谋过面，怎么个看他法？”何岸有点不解，对杜康说，“当书记的被人打了，也不知县上什么反应，这里弄不好情况复杂，咱还是先别介入的好。”

“这你就不对了，不管怎样，关书记现在已是咱的书记，是一把手，咱不知道不要紧，知道了若不去看看，咋能有个好的开端呢？我看咱明天买些东西，一起去看看。”杜康说。

何岸原来就和杜康在一个乡工作，是杜康手下一名干将，见杜康这么说，也就同意了。



绛水乡兽医站是个有三间旧瓦房的铺面。这些年耕牛都屠宰完了，生意萧条，兽医站仅留下一个站长两个职员。关建堂的女人在药房上班，隔着一堵纸糊的墙，关建堂躺在里边床上养伤。半间屋子，缸、桶、瓷瓮、蜂窝煤炉子依次排列，倒也井井有条。

关建堂斜躺着，头上裹着纱布，鸭舌帽盖着脸面。

事情发生在二十多天前一个下午，关建堂接受县委组织部宋廉部长谈话后，对他不管怎样终于能调离降水乡颇为得意。心想，自己这几年可谓兢兢业业，总算有了个跳槽的机

会。绛水乡是终南县一个偏僻的乡，靠山倚原面川，沿着弯曲的绛水乡河散落着十多个村子河流使人心封闭，山梁使人身受困。八年里，从副乡长干到乡长，又干到书记，这一步步好个熬头。不是不愿意换个地方，实在是因为穷，县上没法给这里派人。关建堂老想，这鬼地方住个文人墨客倒还不错，干扰小，心境好，景色秀丽，绘画写生，作诗赋文都行。可组织偏偏让自己到这里长时间任职，惟一能安慰的，是把在农村的老婆调到了乡兽医站。可谁知却惹了个麻烦，这女人非但没从生活上解围，反倒成了监督自己的警察，使好事变成丑事，丑事变成了恶性事件，丢人现眼还罢了，这回恐怕连官也要丢了。

关建堂越想越气，越气越辛酸。

唉，我这算个什么，过去了多任书记乡长，人家钱也捞了，女人也玩了，房子也盖了，官也升了，偏在自己任上就出了麻达。

绛水乡，山高皇帝远，乡长书记就是坐山王。两年前，他从副乡长升为乡长，一上任，就把良店村的女支书孙英调到乡计育办当专干。孙英这些年一直保持着身段，注意收拾打扮，倒也徐娘半老风韵未减；虽然黑些，但臀部丰满；胸虽然平些，可腰部却纤细；脚虽然大些，却学会了碎步轻移。到乡上来后给关建堂汇报工作，越靠越紧，越说越细，屁股又沉，一天到晚，声细细的，眼神妖妖的，体态柔柔的。二人一拍即合，很快投怀送抱。

计划生育是乡政府的头等难事，号称天下第一难。可也怪，自从来了孙英，关建堂的工作热情陡然高涨，逢会必谈计划生育，说这是绛水乡的重中之重。把生育指标、罚款管理、活动开支，统一归孙英管理。他是一枝笔审批，凡是孙

英花过的钱，他嘴咂香烟，总是微笑着一批了之。当然孙英也有心于领导，每次出外都给关建堂买个背心啦，衬衣啦，给关的女儿买个化妆品啦什么的，久而久之，风声大了，俩人干脆我行我素，一有空就黏在一起，白天上班也是计生办手术室门一关，恩爱一番，外边的人又不好进手术室，任他们相见恨晚，颠鸾倒凤。

一天中午，乡妇女干部张甜甜找关建堂批条子，一推门进去，正巧碰见关建堂和孙英在一块搂着吃舌头，人已跨进屋子，来不及退出，关建堂情急之中把孙英推到门后：

“啥事，有……啥事？”

甜甜忙说：

“我到处找你呢，有个发票急需签字，还好，你一个人在这儿，快给我签个字吧！”

关建堂看也没看发票内容，顺手填了名字。手抖动着把笔塞进笔套，张甜甜转身急步走了。

这件事情本来三人都守口如瓶也好，孙英、关建堂却认为这是张甜甜有意使坏冲散他们，为自己多报发票寻找时机。

孙英说：“咱俩的事尽管知道的人不少，但像张甜甜这样直接撞上的还没有，不给点颜色，恐怕要出事的。”

关建堂心想，我一乡之长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一个女人竟如此大胆，也真有点狂妄。他一向说话很简练，一针见血：

“我要让她知道，跟我作对没有好下场！”

甜甜这回捅了马蜂窝，自此后日子就不好过了。不光妇联的正常工作经常受阻，就连三八妇女节给女干部们买几条毛巾、奖品，也不让她去了。搞三八节宣传，甜甜买的红纸关建堂认为不红，制止公路上碾麦，甜甜在农民家借的铁叉

也不端正了，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！孙英也紧密配合，造甜甜的谣言，说甜甜对关乡长有那意思，有时趁人家没穿衣服午休的时候，专门汇报工作，戳猫逗狗。不是关乡长人正派，早被拉下水了云云。你也不看自己啥样子，虎背熊腰的，哪有一点女人味。

这下子惹恼了张甜甜，她原想见了那一幕就算没看见，别人的私事不管为好，谁知他们猪八戒倒打一耙，让自己里外不是人。就发了狠心，要找机会出这口恶气。



时间就这样过了一年多，关建堂从乡长升为书记。孙英更是风风光光，把个化妆品抹得厚厚的一层，白得殛人，和脖项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乡干部背地笑着议论：黑牡丹开了白花，一笑，花就蔫了，再笑，花瓣就落了。

乡政府内外大都知道关建堂和孙英的关系，惟独关建堂的女人蒙在鼓里。这天通知开计划生育会议，乡大院也正搞基建。张甜甜看报复的时机到了，就让人去兽医站放风，说关书记和孙英在手术室鬼混呢。这下还了得，关建堂的爱人银铃急冲冲来到乡里，趴到手术室窗子一看，立即气傻了，就不顾一切地喊叫：

“孙英，你咋把手术做到我老汉的裤裆去了？好你个不要脸的，你给我出来！”

骂着骂着竟气硬了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。这下不得了了，乡长韩涛忙上来解围：

“嫂子、嫂子！你这是何苦呢。关书记正在谈开会的事呢，

你胡喊什么，看把你气个病咋办？”

关的女人缓过气来，大叫：“谈工作解裤子干啥？这我都看见了，又不是我们兽医站骗牲口。”转身又喊：“哎呀！孙英，我平时对你不错吧，把你当亲妹子看，谁知你挤我的槽，吃我的麸皮。好你个骚货，我要让人看看你个黑屁股！”说着就去砸门，被人硬拉住了。

韩涛一看关建堂下不了台，就向手术室喊：“孙英、孙英，是我。你把手术数字给关书记报完就出来，开会的人都到齐了。”

里边一听有韩乡长解围，忙拉开门，银玲立刻挣脱拉他
的人扑了进去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关建堂急中生智，一把抱住他女人，搂得死死的，孙英侧身忙跑了出去。



这件事在乡里乡外引起了震动，关建堂的女人整天到乡上闹着要捉奸。吓得孙英不敢闪面，乡上的计划生育工作已经无法开展了。

关建堂大丢面子后，就疑心是张甜甜戳的马蜂窝，一直对她怀恨在心。他整天无心于工作，一不顺心就打骂女人，女人也就忍着，反正孙英不敢在乡上上班了，她既洋洋得意又暗自神伤，整天神神叨叨的。

春节将近，县上调整乡镇班子，认为关建堂在绛水乡的桃色事件风声太大，决定把关建堂调离。来绛水乡调查的县组织部一个年轻干部还说漏了嘴，说关建堂也太色胆包天了，

还敢吃县上领导罢荏饭。你不嫌老，领导还要考虑影响呢。

关建堂已经料到自己在绛水乡待不了多长时间了，整天闭眼睁眼，眼前都是孙英的媚眼和身段；看自己的女人左右不顺眼。想那张甜甜，更让他愤懑之极，不报这一箭之仇，自己瞎当了八九年的山大王——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

距春节只有十几天时间了，关建堂这天早上被通知到县上谈话。当得知自己被平调到附近营堡镇任书记的决定后，嘴上愉快地答应着。他心想，自己这些年在绛水乡政绩平平，又出了那么个的风流事，能被县上领导平调已经不错了。又想事情就烂在张甜甜这女人身上，女人既能兴事又能坏事，自己工作干得最有起色的也莫过于和孙英配合着抓计划生育，无论大小会，他往台上一坐，用孙英的话说，她的心就踏实了。无论慷慨陈词还是瞎侃一通，往往都是孙英第一个鼓掌。绛水乡的乡村干部，最不喜欢谁文绉绉的，爱听领导讲粗话。关建堂上台就一改过去的腼腆，翻肠倒肚地大讲粗话、俗话。计划生育这事又有许多神秘话题，关建堂讲到妇女，就来劲了，话虽不多，却总是针针见血。一次他大骂不做计生手术的妇女是不识好歹的贱货——“娘娘婆好了还要揣奶头，揣着揣着还要往下摸！”开会的人都放声笑了，孙英更是仰面大笑。和孙英的私通，使关建堂好像换了个人，时常大衣一披，鸭舌帽一戴，在乡政府院内走来走去，像模特练步，使他真正体会到权力这东西跟女人一样，蛮提精神，人人爱，又人人怕。一旦你有了权，就能给你带来利益、吹捧和享受。谁藐视权力，就要让他付出代价。他想，而今自己眼看要离开绛水乡了，没能光彩提升，反而被张甜甜这女人抹得五颜六色的。这回回去一定要报复一下，让她牢记和领导作对将成为终生的悔恨这个理。想到此，他回乡的心更急了，由车窗

望见绛水乡后的终南山峰也剑拔弩张。

回乡后，平时不喝酒的关建堂一反常态，抓起柜子里的一瓶“西凤”喝了几口，然后到院内寻找报复机会。这时张甜甜的女儿敏敏正在院子玩耍，关建堂走上前去抽手就给了她两巴掌，打得孩子登时口鼻出血，趴在地上大哭。张甜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跑出来一看急了：

“姓关的，你什么东西，娃把你啥惹了?!”说着就扑向关建堂。

关建堂吼道：“她敢骂我，我就要打，我还要打你这个疯子呢!”说着，就和甜甜扭打在一起。

“救人啊，救人啊……”甜甜见关建堂下毒手卡她的脖子，挣脱着高喊救命。

关建堂已不顾一切，一把将甜甜头发抓住，一膝盖顶在她的小肚子上，只听“啊”的一声，甜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。

“你少装蒜，要啥死长虫?”关建堂大喊着，骑在甜甜身上左右开弓，一阵耳光打下来，甜甜便失去了知觉。

乡上干部开始还不知所措，事情太突然，书记打妇女干部和人家孩子，这岂不是天下怪事?待反应过来，见他已骑在了甜甜的身上，这时才跑来拉架。

当大伙看到甜甜母女俩满脸是血，都气愤至极，农税干部刘杰上前质问：

“关书记，有什么事说不成，你一个当领导的，咋能这样打人，出手还这么狠。”

“打死我抵命，有你放的啥屁!”关建堂恼羞成怒，出言骂道。

这一骂更惹了众怒，乡上干部围拢过来，纷纷指责关建堂没有人性，公报私仇，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。一个老同志

说：

“我看把大门锁了，让县委来处理这事。咱先救人要紧！”
关建堂见势不妙，急步走进了自己的房子。

这时，干部刘杰喊道：“咱这个书记荒淫无耻，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品质。大家跟我来，咱锁门，打电话，让县委来人处理这个嫖客，出了事我担着。”

暴怒的乡干部们已经顾不得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了。他们锁了大铁门，又抬来石头封了车库，有人就抓起摇把电话向县委传话，说绛水乡出了事了，书记骑在妇联主任肚子上发威呢。一会儿时间，乡里乡外围满了人。

乡长韩涛从外面回来，问清事情经过，也觉得这事太棘手，想劝大家理智一些，不要把这丑事捅到县上去。可又一想，这关建堂今天分明是为上一次丢人现眼不满，借调走未走之机寻衅报复。这样自己也不好处理，就走进关建堂的房子问他：

“我说关书记，你这是为啥嘛？”

关建堂狡黠地说：“我喝醉了酒，失去了理智，可也犯不着这帮家伙，给一个女人帮腔吧？是我调走呀，管不上他们了？”

韩涛眼镜向上一推，叹了口气：“唉，事情都到了啥地步了，你还搪塞，你当了这么多年领导，咋就不知道众怒难犯的道理。这事你看着办吧，我也给你解不了围。”

关建堂已被刚才院子的反应震酥了，忙叫道：

“老韩，你别走，帮人帮到底，好歹咱们在一块共事多年了，这忙还非你帮不可呢。”

韩涛头也没回，站住撂了一句：

“甜甜娘儿俩都被你打伤了，你还有一个机会，就是赶快

当众认错，到医院看人要紧，至于别的人，那有我呢。”

“啥？难道还让我这当领导的给他们认错，这咋成？绝对不行！”

关建堂还想充硬，韩涛见他如此没有理智，气呼呼地摔门出去了。

第二章



关建堂没有把握住最后一次机会。韩涛只是让他向受害者认个错，他若这样做了，大伙还是会原谅他的。因为毕竟他在绛水工作了多年，在这穷地方工作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用干部们形象的话说，绛水这地方最大的长处是睡觉不缺枕头，满山满河道都是石头，且多是两头大中间平整。在

这里干事的人都知地偏天荒，没有电影看，没有书读，惟一的娱乐就是搂老婆睡觉，最动听的声音就是鼾声。有人打了个比喻：头一年工作睡左侧，把头睡个偏偏；第二年工作睡右侧，把头睡个长条；第三年仰睡，我们可爱的头仍然是个圆的。三年一满，家属一转，上路！

长时间的养尊处优，一人说了算，使关建堂养成了死不认错的习气，如今已是四十有八的人了，再升官已是无望，削官为民更不可能，这使他更加有恃无恐，破罐子破摔。外边闹腾得再大，关建堂心想，谁都不敢贸然对我这个当书记的施以拳脚。作为党的象征，一挨打，性质就变了。他想法制再无力，还是能保护他的，于是在房子里来回踱步，想着脱身之计。

甜甜的男人闻讯，带着一帮人来了，要找关建堂算账，乡干部们隔着大门喊：“你也是个干部，凡事有县上，不要头脑发热，我们已打电话叫县上来处理，你把甜甜娘儿俩的病看好就行了。”

关建堂在屋里听得仔细，心想这一帮忘恩负义的家伙，还多少懂点原则。

甜甜的公公也带了一伙人来砸门，扬言他已六十好几了，拿出老命要和关建堂拼个死活。随同的农民们在大门外破口大骂，妈的！党不管党了，我们管；法不管权了，我们也管。非要把关建堂拉出来捶扁不可。

韩涛见事态已难收拾，便召集乡上干部开紧急会议。说：“绛水乡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们相信县委会及时派人来收拾摊子的。大家分工合作，一定把门把好，轮流看护关建堂，防止他一走，群众把问题都看到乡政府身上。”他又说：“绛水这地方再穷再偏，还是要按法办，谁的事谁担当。”

眼看到了太阳落山，寒气袭人，乡里乡外火药味仍很浓，附近的群众听说乡上书记欺压妇女，激起了民愤，都纷纷赶来看热闹，有好事者还向乡政府院里甩石头，喊着让凶手出来。关建堂这才慌了，急忙隔着窗子喊韩涛乡长，可乡干部们都严阵以待，应付外边的吵闹，谁也没理他，韩涛也认为难挽危局，不吭声了。

就这样僵持到半夜，月黑风高，围观的人也已退去，张甜甜的阿公和男人还不撤兵。绛水乡向外只有两条路，一条通向山上，一条通往县城，他们分别把守，防止关建堂逃跑。县上不派人来，更使关建堂惊恐万分。他女人在兽医站也不敢露头。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抱怨自己没文化，不知道斗争的复杂性，把自己男人逼上了绝路。

这时，一个黑影从房里溜出，蹑手蹑脚，向厕所走去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关建堂。他没穿大衣，戴着口罩，偷偷往厕所墙上爬，只听扑通一声——“哎哟——呃——”，跌下墙去。

这一下摔得不轻。

绛水乡政府的围墙是近两年才垒的，乡政府建在高处，墙外地势低，相差五六米。当初垒墙时，墙外剩了一堆炸开的石头，关建堂情急之下正巧翻掉在这堆石头上，摔得头破血流。他手往头上一摸，黏黏的，知道是血，一阵咬牙吸气后，便慌不择路地向北跑去。蹚过冰冷的绛河，再偷偷溜进乡政府临近的良店村，边呻吟边叫醒该村的“土匪军师”良恩怀。二人也顾不得擦血包扎，良恩怀骑上车子带上关建堂一阵猛冲，总算过了绛水的北路段，把守在路边的人一时惊醒，就在后面边追边大声喊打。二人飞车猛冲，正遇一条大坡，且路况不好，只顾俯冲，不小心骑到了壕沟，人仰马翻，关建堂又摔了个嘴啃泥。二人边呻唤边爬起，良恩怀让关建堂趴